

文学运动杂谈

本集为新编，收作者 1949 年以前有关文学运动、文坛论争的文字 26 篇，集名“文学运动杂谈”为编者所加。

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

北京出版物之多且杂，在全国恐亦当首屈一指。即以文艺刊物论，近数年来，略一纪之，亦不下五十余种。兹但就我所知而较足为此新兴时代代表者数种来说，先列其名称，对于各作家之艺术观及作风，更于后分别略一言之。

附于每日新闻发行，现今尚能按所定之日期继续出版的有三种：

《晨报副刊》

《京报副刊》

《国民新报副刊》

附于每日新闻发行，但近因事故已不能继续出版的有两种：

《民国日报副刊》

《民报副刊》

此外，虽附于每日新闻发行，（但性质为周旬刊）今亦已不能继续下去的还有六种：

《文学旬刊》

《艺林旬刊》

以上晨副的

《文学周刊》

《妇女周刊》

《民众文艺》

《莽原》

以上京副的

独立发行之纯文艺日刊，北京地方，还不一见。至于独立发行之周刊，现尚继续出版的有两种：

《语丝》

《沉钟》

独立发行之周刊，虽非纯属文艺刊物，但其性质亦时偏于文艺或间及文艺者，有三种：

《现代评论》

《猛进》

《燕大周刊》

周旬或半月，或一季，或不定期，纯文艺或间及文艺刊物，近已不能出版的有四种：

《诗学半月刊》

《燭火》

《清华文艺季 旬 刊》

《平大文学周刊》

不定期刊物还可希望其继续出版的有一种：

《狂飚》

拟出版迄未见出得成版的有一种：

《骆驼》

以外，如研究国故之北大《国学门周刊》，为新文化运动反动极卖力气之《甲寅周刊》，此两种前者常录了许多美丽的民歌，后者于这种可怜亦复可笑的浅薄文艺园土里也生了点影响，故于篇末，一便论之。

今且依我所排的秩序说说各刊物之内容——

《晨报副刊》

我先把《晨报副刊》提出的原故，是因为它在北京提倡新文艺的刊物中算一个较老的刊物。它的性质虽不是专门来登载文艺作品的，（实在说来，还是一个讨论学术思想的东西）但我们若论及此间数年来对文艺上有所贡献的刊行物时，无论如何，我看忘却不了它。

它近来已出至一千四百多号了。平时不能另卖，每日附到晨报的正张发行，到月终，则另订成一个本子，价洋三角。每月据说除正张附发之万分上下外，还可销去成册的三千分左右。

编辑它的人先是孙伏园，去年改了丘景尼，不久，复为其正张编辑刘勉己代编，近则由徐志摩负责。

孙编辑时，式样为书册形，分四个单页，每页又分三格，一期约六千字的样子。是时就附了一个《文学旬刊》，遇到出《文学旬刊》的日子，则是日无副刊。文旬撰稿人以文学研究会北京方面的会员为多，文旬编辑人是王统照。

丘一仍其旧。

至刘勉己时，新加了一个《艺林旬刊》，又加了一个《新少年旬刊》。连同前有之文旬，已三种了。各旬刊出版日均无副刊，故实际上每月只有廿一期副刊。式样从此也起了变动，由四单页改为八单页，版虽较小而页数加多，故字数也比之从前多了一点。

最近副刊改组由徐志摩主持后，式样又改成了横幅，如上海昔日之《学灯》式，省得再要读者拦腰一裁的手续，真给了读者许多方便。

各旬刊已一律停止了，然为稿件故，副刊的出版，近反一减而为间日刊了。计每星期只四日（系一三四六等日）所剩余之三日，则让另外有人负责编辑之国际、社会、家庭三种周刊，以次出版。

作者，在孙负责时，作家可就多了。是时北京城出版物也极少，除晨副外就仅一《新潮》，然《新潮》又是一种月刊，且不偏重文艺，故近来较成熟的几个作家，其初期尝试作品，莫不系晨副发表者。即如鲁迅先生《呐喊》中的一部分文章，周作人先生几年来所集之散文，冰心女士之诗，川岛君之《月夜》，孙伏熙君之《山野掇拾》，此皆先载诸晨副而得到很好批评近始另印成单本的。此外还有许多小东西因文章在晨副上才为世人认识。

孙辞去后，丘来继续，作者也因之变更了。以前的几个作者都随到孙所新接手的《京报副刊》上去做文章去了，因此晨副上，始渐见几个新进的陌生的人名。晨副为对抗京副起见，乃有创造社郁达夫、郭沫若以及几个小东小西的文章出现。新的作者中，常见到的，又以黎锦明、休芸芸、许君

远、焦菊隐、于成泽、蹇先艾、默深、天心等为最熟。

刘来无所异，只不过把几个从前较陌生的作者人名使读者已不感到陌生罢了。

于此又可见晨副于时稿件的空乏。

加以京副新起，京副之外又产生个《语丝》，晨副的地位，在北京刊物中，因此似乎抑下了一点。

副刊的地位抑下，无好稿件自然是一个很落实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说，也可以说是近来读者们对于文学的欣赏比之两年前进了一步。

志摩一来，空气似乎就变了。他原是乘了一股雄心，想把副刊振刷一下的，头一次开场白就说是“先逼死了别的不三不四的副刊，再来掐死自己的副刊”。且先不先就列了一大串此后副刊撰稿人的大名。但是，不久，他的自信心似乎就完全没有了，别的副刊不消说他是不会逼得死的，自己的副刊呢，两个月来，除了他自己时常写一点流水账似的文章外，就只是以前宣言上那几个列到最后的新作者写一点通常创作诗歌。

从副刊上我们除了式样成横幅外，一点看不出什么不同处来。

《京报副刊》

京副产生，本来也有了两年左右的生命了。但在孙伏园办理以前，却不另印什么单张。也时常登些小说诗歌，却芜杂不清的放在正张第四版上。那时就附了一个《劳动文艺》，但也值不得寓目。

孙从晨副脱离了出来，就给《京报》老板邵飘萍请过去了。

因此京副才变了一个新式样。

照晨副办法，成了单张，每日就附到正张发行，先不另卖，到月终则另订成册，价亦三角。

《京报》同时还附加了一种周刊，每天总有一种或两种周刊随同原有之正副张发行。月终欲购买此种特别附刊时，亦能够向《京报》营业部接洽。

这样一来，《京报》在北京的销行数便骤增了。由两千份上下之报纸一跃而至七千份以上，其实就是新副刊使然。单是成册之京副，据说每月亦可售至两千份以上，惟近来似乎亦不能比其他同样刊物为精彩。

作者，最为人所注意的，自然还是鲁迅兄弟俩。不过他们自己同时又办了一个《语丝》，因此虽然也做了些短短杂文，但较有永久性的一点文字，却总在自己的《语丝》上去发表了。此外呢，还是他从晨副带过去那一班人马。

大概是编辑先生一种趣味吧，几个浅薄不过的女人作品就时时上到副刊之一角了。要说是编辑者之眼光呢，怕也不像，总会还有种别人不大容易清楚的原因吧。

在它（副刊）上面，我们得到一种同样的感觉，就是觉得《小说月报》上每期的几个熟姓名样样这里都有，当然不能说是外面进来的客坐编辑先生所取的手段是拒绝，但倘若熟人是熟人，稿子总比较容易上副刊一点。（这在任何刊物上都是一样，其实这也给了许多困难与编辑者。）

新的作者中许钦文同编辑的老弟孙伏熙（春台）要算是与读者顶熟的人了。创作方面还有个尚钺，还有个陈学昭，

努力下去，看来是比文学研究会那一群老不长进的怪物是有希望一点的。

新京副的寿命，到如今已是满过了一周岁的小孩了，其另外附带发行之十种附刊，除前所举之四种有文艺性质周刊外，还有极力提倡脸谱戏主张红花脸杀进黑花脸杀出之《戏剧周刊》，编者为民大教授徐凌霄。还有努力于国音希望促行注音字母讨论改善方块字的《国语周刊》，编者为国语研究会，负责编辑人是钱玄同。还有送儿童们看的《儿童周刊》，编辑者师范大学汪馥琴。还有《经济半月刊》，北大经济学会编。还有《图画周刊》，本报社制版部编。还有《科学与宗教》（未详编者）。共计六种。《图画周刊》已停止。另外几种周刊，不幸在京副刚满一周年时，也都一律死去了。死去的原因是为《京报》的经济上新预算所限制。此十种附刊近能独立自行出版的只有《国语周刊》一种，此外《文周》同《莽原》虽曾说预备于今春单独出版，但迄今尚不见独立后第一次刊物。

关于《文学周刊》等四种附刊之内容，另篇当详论之。兹将最新才出版之《国民新报副刊》谈谈。

《国民新报副刊》

这刊物出版仅月余，由鲁迅编辑。

每逢一礼拜中之双日，我们可以见到这小小刊物。（其单日附到《国民新报》出版的是另一种多谈国家社会的刊物，由陈承脩编辑）它的形式极小，仅及京副之一半。

但从这一半中我们已可以见到如京副大小的刊物上全刊

物足以寓目的材料了。

在这小刊物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比较上有向前进取那新的另一个未曾发掘过的地方的希望来。

作者还是从前《民报副刊》那几位，也就是以前的莽原社那几位。如像黄鹏基，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韦丛芜，韦素园，朱大枏等。

他们的态度是攻击一切在普通社会中已认为成文章了的文章，但他们攻击的对象，几多地方是在人——不是真的那人的文字。在这点，我以为他们纵所攻击的是很对，但攻击的目标已不正当了。且不必攻击的文字也加以一番轻蔑，有时反而使这人文字因之而特别显现于读者前。要是他们把自己看得极高，从这些上面又不能给我们一点相信的证据。他们自己的文字，其实也不怎样有力。他们所写的文字多数是半象征的。不过，处到这种萎靡不振的文艺园中，他们能大胆无畏的朝一个陌生的不为人走踏过的道路上走去，一面又还能回过头来骂骂保守现状的阶级，精神总是很可佩服的了。

这刊物未闻另卖，月终也不见合订本，只有订《国民新报》的可以见到。其销路大致总在五千（或三千以下也不可，因《国民新报》是国民党之机关报。）

《民国日报副刊》

此副刊一切与其他副刊同，附于《民国日报》正张发行，不过它不是单张，却占了正张一面，与《时事新报》之《学灯》同。

可惜一个礼拜就随同它的因事被封的正张消灭了，上面我们只看到一篇鲁迅创作。

编辑人为罗敦伟。

《民报副刊》

《民报》乃继前报而起者。

正张分英文中文两部，规模极大，副张因之也印刷得极其精美。

副张随同正张发行，篇幅约八千字，编辑者韦丛芜。

作家就是后来《莽原》上做文章那几个人。这报纸继《民国日报》而起，并且命运也是一样；正张因登载了一个不应载的新闻，官厅把正张的编辑抓了去坐牢，副刊也就为正张拖下水溺死了。

《文学旬刊》

看名字就可以了然了。这刊物比之别的副刊，自然更注意于文学。关于文学的研究，批评，翻译，创作小说，诗歌，戏剧，的确每期一样总有一点。人物呢，文学研究会北京会员的全体，加上会员以外的不少作家。

照此说来，大致这东西总还过得去了！

《文旬》在此间文艺上的贡献，我们是应得对它表示相当钦敬的。不过所谓作家们，到了今日，给我们的失望，是同北京大多数作家所给我们爱好真美善的艺术的人失望一样多的。

它因《晨副》最近改组才收束了，也是说不久将自行独立出版的，但到今日为止，我们还不听到出版的日期。

作者中顶能干，每期都有文字的是编辑旬刊的王统照。他的诗是有名了的富有哲学意味的，（这哲学意味并不是使人悟什么诗的微妙处来，不过处之使人莫名其妙罢了！）翻译的程度是只能增加些对翻译素来已怀疑的人更深的疑心，然而旬刊上他的诗与翻译是不少的。

《艺林旬刊》

性质是对文艺新的方面追求与旧的方面整理；但他们的追求比一般人所做的工作还不如，旧的整理也还是不能得个所以然出来。

说他们的希望是新的追求与旧的整理，那是无语病的。他们的希望纵如是，他们的力量究竟觉得太薄弱了。

他的社员半是武昌师大国文系几个学生，编辑者即艺林社同人。

作者中刘大杰算是顶刮刮叫的了。因了晨副的改组，他们近已自己在武昌方面出版。

《文学周刊》

这刊物由从天津方面到北京来的绿波社社员和北京之星星文学会会员办的。

寄托到京副上出了一足年。

绿波社方面如焦菊隐，于成泽，姜公伟，星星文学会方

面如张友鸾，周灵均等：都算是肯努力向前做的。

他们的旗帜与《艺林旬刊》及一切文艺刊物一个样子，也许也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并不比其他少年学生们两样吧，他们的希望都是不小，可是他们表现的能力都太与希望隔远了。

或者这是我一种偏见，我以为若把未来的文艺的花朵希望如像他们一般人为培养茂盛起来，终究是要使我们失望的！我的意思是以为凡是如今自己把发掘文艺的锄头扛到肩膀上向前走的学生纵能掘到点什么，但当真能掘出一个大源泉的还非得要那些别一阶级的人出来动手不可。这另一阶级的人不是学生教授，也不是官僚政客，只是那些剃头匠，裁缝，车夫，兵士，等等。

他们附于《京报》发行时是礼拜六出版的。如今《京报》不能再托身，一时又无从独立办下去，所以只好停下来了。虽不久于成泽有个对于《文周》复活的启事，不过这一类刊物即使不再在出版界上发现，想来也绝不会使爱好文艺的人感到寂寞的，有时市场书摊上此类刊物太多时，反而冲淡了对于文艺有嗜好的读者们的趣味。

《妇女周刊》

对于妇女问题也时常讨论及，女学士们的文章也时常见到，这就是北京地方惟一的关于妇人的刊物了。

对于女人抱有种（也不是尊敬也不是嫌恶）只是对女人怀疑的一类人，时常听到很幽默的说是“妇人会照料家事以外又会了打绒汗衣，更能做诗做文，总算是进步了”！这不消说是对于她们文字表现力薄弱一种嘲笑。但实在说来，女人

有她所特具的细腻的思想，倘若我们不否认文艺有多方面的话，我们对于她们的东西，即或是比较上肤浅的作品，总也会生出许多兴趣了。并且《妇周》中做散文的波微，（石评梅）真真实实说自己所能说的狭狭环境内的话时，笔致的不虚伪，是很能使人感动的。

然而我另一方面总嫌她们太小姐气太太气，这不能不说是我的希望过奢。因为我希望女子文字虽保守了她主妇温柔细致神态的作风，同时就希望她又有一种不安现状的突进的不为小姐太太因袭的驯伏于现状下的气概。至于我眼下的女人是些什么？除了太太就是小姐；除了小姐又是太太。本来处到这微温的世界中，男子还没有什么希望可言，把对男人还无希望的希望来期诸女人，又那能不失望呢？

从她们的文字上看来，至少比其他男子们办的刊物上的文字要清白一点，写文章的态度也来得诚实一点，总算罢了！

《妇周》的编辑是女师大蔷薇社同人办理的，由石评梅负收稿责。她的出版期是礼拜三，近来也同到其他属于《京报》的几种特殊副刊一样，停办下去，无法出版了。小姐们无所抓弄，大概也很寂寞吧。为她们自己着想，为别的正感到需要女子软性读物的人着想，这刊物是愿它早早复活的，因为北京虽出版物已多到使书摊上找不出置放的情形，但女子刊物除了《妇周》竟无第二个。

《民众文艺》

是“想发掘民间固有文艺宝藏”的一种刊物，登载些用很笨的笔调记录下的民间故事与歌谣。这刊物先由民众文艺

社社员们共同编辑，到后社员只剩到一个人了，然而这唯一的社员还能继续办下去，直到近时，才同此外《京报》各特殊副刊死去。

每礼拜二出版，编辑人荆友麟。

《莽原》

性质是不单向文艺一方面做批评破坏的。其外政治与一切制度，他们感觉到不满的都说出不满意来。虽然对艺术上的虚伪性他们尤觉得忿恨。

鲁迅负编辑责任，间亦时作点杂感文，但他的创作这刊物上却不见。

近来谈刊物的，总给《莽原》一个地位。他的作者半系狂飚社之人物。

他们的文艺思想是破坏这虚伪的现实基础，另向前面追赶着的。他们不承认文学是士大夫公子哥儿太太小姐们茶余酒后的娱乐消遣物。专从描画爱与美上所能满足的文艺观，在他们是不能承认而应当攻击的。他们的自己的创作就是力的奔赴，故他们对俄国的狂热作家崇拜而且攀拟。

假若是我们对文艺还抱有欣赏艺术醇化以外的使国民性趋于非微温的地方去的愿望，我们当然得同情他们！

作者中黄鹏基、高长虹，文字是尤其能表现出刚折性的个性的。常氏兄弟与李霁野努力于俄文翻译，他们的成就，是比之于耿济之为有望的。向培良对戏剧的努力，虽他自己所编那个不忠实的爱情我们不认为是要得的东西，但能在这方面努力，又能时时指摘着监视着把戏剧的编演看得太不忠

实的人一种戒心，也正是此时的需要。

这刊物近已拟复活，改为半月刊，如在上海出版之《洪水》样订成小册，一二月内或可望其出版。

《语丝》

这刊物值得特别介绍一下。

“他的价值在不标榜任何主义，但由语丝社中几个伙计们说所想说的话”：近来某一种刊物，就是文艺刊物，也少不了隐隐中要受一种自己顽固粘持着的文艺观所左右，一种刊物能不受这顽固的艺术观所左右，自然已难得了。

不过《语丝》的宣言虽是那么说，其实他们还是不自意的成了一条顽强的战线。也有创作，也有诗，也有各样各种翻译，尤其使人注意的就是周氏弟兄同钱玄同辈写的，那种玩笑般骂人文字。文字的内容，对文艺的攻击，还不如对社会上不妥贴的可笑的虚伪地方加以攻击嘲骂时为多。其嘲骂有时但及于个人，这态度是否对，我在后面总论上再说。但看他们竟放弃自己的绅士态度，而去搔别人的痒，总算已得到不虚伪的孩子们的心了。

它的文字，从另一个出发点看来，也许是不会给我们满意的。尤其是这般人的现在地位，影响了他们说话的口吻与他所能看到事物。他们虽说不愿自己的绅士态度也把别人的绅士衣裳扯破，但是我们所站的地方，仍然是在中产阶级的一段上，其实社会上许多的缺点他们是无从看到，单是他们的地位，在别一无产者看来，就该杀却而有余了。

他的作者如鲁迅，开明，平伯，玄同，语尝，川岛，半

农，春台等，在现在的文坛上，都是有了相当地位的。在北京论刊物上作者之多且像样，怕要算《语丝》了。它已产生一年有余，其产生之原因，即因那一次孙伏园脱离《晨报》而起。

（先是孙在编辑《晨副》时，稿件之常川供给者，要算是几个浙江乡亲了；乡亲中之周氏兄弟，自然尤形其为重要，有一次，为了一篇小诗，给其正张编辑见到，为抽去了，另加了一篇别的文字。抽去之意，自然就是为得副刊对社会非立于专开玩笑的地位。但抽去之先，未得孙之同意，这么一来，孙以为编辑的责任失了尊严，甚且以此为一种信托不专的侮辱，心就怀了点不平。倘若这诗是一个别的外来稿子，怕也不致生出什么多大问题吧。不幸这新拟的打油诗的作者又是鲁迅。

为了老师的二只手大的一块脸，同自己的面子，因此孙伏园在第二天就出了晨报社的大门。几个人想自己来说所愿说而又不受别种牵制的话，是以《语丝》乃其时产生。）

现在负编辑责任的是周氏兄弟。通讯的地点是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转。报费在本京是铜元四枚一分，外埠购买的是一元钱可得到一年刊物看。

他的销路约三千分左右，以京内学生界订者为多。

《沉钟》

这是几个对于文学抱有很大的希望的少年们办理的刊物。它属于浅草社。

社员们以四川人为多。先时曾出过一些，近复活后，又